





汪曾祺
作 品

梁由之主编

06

| 后十年集 | 散文随笔卷

汪曾祺 著

梁由之 编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后十年集·散文随笔卷 / 汪曾祺著. —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6.9

ISBN 978-7-5426-5667-4

I. ①后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87120号

后十年集·散文随笔卷

著 者 / 汪曾祺

责任编辑 / 陈启甸 朱静蔚

特约编辑 / 周青丰 李志卿 李 倩

装帧设计 / 乔 东 阿 龙

监 制 / 李 敏

责任校对 / 李志卿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

网 址 / www.sjpc1932.com

印 刷 /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/ 2016年9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889×1194 1/32

字 数 / 515 千字

印 张 / 24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5667-4 / I · 1154

定 价 / 78.00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-2925680。

前 记

汪曾祺一九二〇年三月五日出生，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去世，享年七十七岁。

他是一个出道甚早、大器晚成、与众不同的作家。早年出手不凡，写下若干充满现代色彩的短篇小说和散文，深受业师沈从文的赏识和喜爱，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——《邂逅集》。随后，长期搁笔。花甲之岁，机缘巧合，他积蓄多年的能量和才情突然爆发，佳作迭出，好评如潮，为当代中国文学奉献了一批最为醇厚温馨清新俊逸的精品。

如以十年为计量单位，汪曾祺直到最后十年，才进入真正的创作高峰期，跟惯常的老来才退恰成对照。据统计，其间，他“衰年变法”，写下短篇小说约二十万字，散文随笔约四十万字，占了平生作品的泰半。奇怪的是，汪先生生前身后，坊间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选本，琳琅满目不计其

数，后十年作品却从未结集。无论对普通读者还是研究者而言，这都未免是个缺憾。

汪曾祺是我最偏爱的当代作家。从青少年时代起，我就嗜好汪作，迄今兴味不减。庸常岁月读汪，是爱好，也是习惯，更是享受。刻下，有机会按照自己的好尚和思路主持出版汪老著述，这当然是一种荣幸。浮生若梦，心为形役，从吾所好，不亦乐乎？

心动不如行动，是弥补缺憾的时候了。我自行操刀，编就了这部《后十年集》。汪老最后十年的主要作品，殆汇于此。

书分小说和散文随笔两卷，纳入我策划主编的《汪曾祺作品》系列，与情形近似的《前十年集》（王朝编）、《书信集》（李建新编）互为关联，互相映衬。

说是后十年，其实，只是取其概数而已。大抵按写作时间编次，唯小说中《聊斋新义》和《当代野人》两个系列，分别有十余篇和数篇，写于不同年份，为了集中呈现其独特韵味和便于阅读，分别集中编纂，自成单元。

编选、出版过程中，汪先生的三个子女汪朗、

汪明、汪朝，尤其是汪朝大姐，为我提供了许多帮助。上海三联书店、周青丰和他的团队，对相关工作大力支持。借此一并致谢。

有人称汪曾祺为“最后一个士大夫。”这种说法，似是而非。汪先生当然有个性、有傲骨、有闲情逸致，但他又是个相当平民化、人间烟火味浓厚、极有情趣的人。他的作品，亦复如此——自然也包括《后十年集》。

汪先生曾感叹：“活着多好呀！”一转眼，老头儿仙逝快二十年了。

二〇一六年八月六日，
夏历丙申猴年立秋前一日，
梁由之记于深圳天海楼。

目录

前记（梁由之） / I

1986

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/003

午门忆旧 /011

玉渊潭的传说 /015

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 /019

一篇好文章 /021

故乡的食物 /023

谈读杂书 /037

读廉价书 /039

吃食和文学 /047

他乡寄意 /055

云南茶花 /060

八仙 /062

《汪曾祺自选集》自序 /065

1987

宋朝人的吃喝 /073

昆明菜 /076
马铃薯 /085
腊梅花 /089
紫 薇 /092
金岳霖先生 /096
滇游新记 /101
杜甫草堂·三苏祠·升庵祠 /112
泰山拾零 /115
建文帝的下落 /122
杨慎在保山 /125
观音寺 /129
家常酒菜 /133
钓鱼台 /138
《茱萸集》题记 /141
夏天的昆虫 /143
从桂林山水说到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 /146

1988

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 /151
悬空的人 /161
《蒲桥集》自序 /165
自报家门 /168
沈从文转业之谜 /180
淡淡秋光 /187
小说陈言 /192
吴大和尚和七拳半 /197
西南联大中文系 /200

1989

吴雨僧先生二三事 /207

“无事此静坐” /210

寻常茶话 /213

皖南一到 /219

沽 源 /226

初访福建 /230

七十书怀 /239

沙岭子 /245

1990

人间草木 /255

萝 卜 /260

五 味 /265

闹市闲民 /270

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/273

写 字 /278

多年父子成兄弟 /283

老学闲抄 /287

贾似道之死 /292

米线 and 饵块 /298

《蒲桥集》再版后记 /303

1991

美国女生 /309

我的祖父祖母 /312

随遇而安 /320

觅我游踪五十年 /330

《汪曾祺自选集》重印后记 /337

烟 赋 /339

徐文长的婚事 /345

却 老 /351

我的家乡 /356
泰山片石 /363
我的家 /377
录音压鸟 /388
初识楠溪江 /391
关于《沙家浜》 /401
一辈古人 /407

1992

晚年 /417
自得其乐 /420
西窗雨 /427
旧病杂忆 /432
随笔写生活 /439
读剧小札 /442
四川杂忆 /446
故乡的野菜 /459
食豆饮水斋闲笔 /464
我的父亲 /476
傻子 /483
大妈们 /485
“样板戏”谈往 /489
豆腐 /496
新校舍 /503
我的母亲 /511
大莲姐姐 /515
我的小学 /518
我的初中 /528
干丝 /535
肉食者不鄙 /537

鱼我所欲也 /542

语文短简 /546

岁朝清供 /549

悔不当初 /552

1993

昆明的吃食 /559

谈幽默 /568

祈难老 /570

花 /574

昆虫备忘录 /580

故乡的元宵 /584

学话常谈 /588

手把肉 /592

午 门 /596

白马庙 /598

《榆树村杂记》自序 /601

文游台 /603

文集自序 /609

却顾所来径，苍苍横翠微 /614

文章杂事 /617

名实篇 /623

栗 子 /627

老年的爱憎 /630

继 母 /632

1994

七载云烟 /637

道士二题 /649

长城漫忆 /654

文人与书法 /658

大 地 /661

使这个世界更诗化 /664

1995

草巷口 /671

1996

题画二则 /679

晚翠园曲会 /681

果蔬秋浓 /690

颜色的世界 /695

彩云聚散 /697

师恩母爱 /700

书到用时 /706

北京的秋花 /708

草木春秋 /713

关于于会泳 /721

对仗·平仄 /724

1997

《去年属马》题记 /729

《旅食与文化》题记 /731

林斤澜！哈哈哈哈哈……/733

潘天寿的倔脾气 /736

万寿宫丁丁响（代序）/738

花溅泪 /743

闻一多先生上课 /745

梦见沈从文先生 /748

铁凝印象 /750

后
十
年
集

散
文
随
笔
卷

1986

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

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：各体文习作、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。三门课我都选了，——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，其余两门是选修。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。中文系的语言学概论、文字学概论、文学史（分段）……是必修课，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。诗经、楚辞、庄子、昭明文选、唐诗、宋诗、词选、散曲、杂剧与传奇……选什么，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。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（这叫“学分制”）。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，那不行。自由，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。

创作能不能教？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。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。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：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，作家是社会培养的。这话有道理。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。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，也极少。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。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，也还有那么几个。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，用什么方法教。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，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。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，收效甚微，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。

教创作靠“讲”不成。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“小

说作法”之类，讲如何作人物肖像，如何描写环境，如何结构，结构有几种——攒珠式的、橘瓣式的……那是要误人子弟的，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“写”。沈先生把他的课叫作“习作”、“实习”，很能说明问题。如果要讲，那“讲”要在“写”之后。就学生的作业，讲他的得失。教授先讲一套，让学生照猫画虎，那是行不通的。

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，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。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。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。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：“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”，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，都发表了。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：“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”！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，我倒不记得了。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？他认为：先得学会车零件，然后才能学组装。我觉得先做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，是有点好处的，这可以锻炼基本功。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，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，篇幅很长，而功力不够，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。

沈先生的讲课，可以说是毫无系统。前已说过，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，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。他是经过一番思考的，但并不去翻阅很多参考书。沈先生读很多书，但从引经据典，他总是凭自己的直觉说话，从来不说亚里士多德怎么说、福楼拜怎么说、托尔斯泰怎么说、高尔基怎么说。他的湘西口音很重，声音又低，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，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。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，非常自制的。他不用手势，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，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。他讲得很诚恳，甚至很天真。但是你要是真正听“懂”了他的话，——听“懂”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，你是

会受益匪浅，而且会终生受用的。听沈先生的课，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：“举一隅而三隅反。”

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了（我这人从来不记笔记）！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讲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，现已整理出版，书名就叫《闻一多论唐诗》，很有学术价值，就是不知道他把闻先生讲唐诗时的“神气”记下来了没有。我如果把沈先生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，也可以成为一本《沈从文论创作》。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。

沈先生关于我的习作讲过的话我只记得一点了，是关于人物对话的。我写了一篇小说（内容早已忘记干净），有许多对话。我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，有诗意，有哲理。沈先生说：“你这不是对话，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！”从此我知道对话就是人物所说的普普通通的话，要尽量写得朴素。不要哲理，不要诗意。这样才真实。

沈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要贴到人物来写。”很多同学不懂他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。据我的理解，沈先生这句极其简略的话包含这样几层意思：小说里，人物是主要的，主导的；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，次要的。环境描写、作者的主观抒情、议论，都只能附着于人物，不能和人物游离，作者要和人物同呼吸、共哀乐。作者的心要随时紧贴着人物。什么时候作者的心“贴”不住人物，笔下就会浮、泛、飘、滑，花里胡哨，故弄玄虚，失去了诚意。而且，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。写农民，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；写市民，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。小说要避免“学生腔”。

我以为沈先生这些话是浸透了淳朴的现实主义精神的。沈先生教写作，写的比说的多，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